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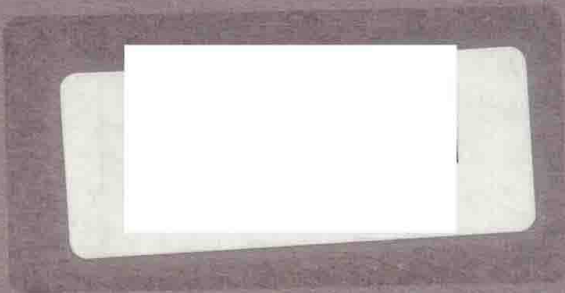
OCAI Shenzhen  
深圳

# 当代已然成史：我（们）与黄专

下卷

巫鸿 主编

岭南美术出版社



这些访谈之所以能够具有这种史料意义，是因为它们通过对黄专的回忆、从参与者的角度描述了中国当代艺术发展中的许多重要事件。

——巫鸿

# 当代已然成史：我（们）与黄专

下卷

巫鸿 主编

岭南美术出版社

中国·广州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当代已然成史：我(们)与黄专：全2册 / 巫鸿主编.  
—广州：岭南美术出版社，2018.8  
ISBN 978 - 7 - 5362 - 6601 - 8

I. ①当… II. ①巫… III. ①黄专 (1958 - 2016) - 生平事迹  
IV. ① K825.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03485 号

主 编：巫 鸿  
执行编辑：方立华 王 景

出 版 人：李健军  
特约编辑：白 榆  
责任编辑：韩正凯  
责任技编：罗文轩  
设 计：王序设计

当代已然成史：我(们)与黄专(下卷)  
Contemporary is Now History: Huang Zhuan and Us

---

出版总发行：岭南美术出版社  
(广州市文德北路 170 号三楼 邮编：510045)

经销：全国新华书店  
印刷：广州岭美彩印有限公司  
版次：2018 年 8 月第一版 2018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 
开本：787mm×1092mm 1/16  
印张：23.25  
印数：1 - 1500 册  
ISBN 978 - 7 - 5362 - 6601 - 8

---

定价：198.00 元 (上卷 / 下卷)

本书版权归华侨城当代艺术中心 (OCAT) 所有，未经书面协议许可，不得以任何形式翻印和转载。

# 目 录

- 001 温笃勇毅 (尚扬)
- 022 从湖北到广东 (李邦耀、杨国辛)
- 042 一个敢于拒绝和不轻易妥协的人 (魏光庆)
- 055 行动的有效性 (舒群)
- 071 电视的黑白灰 (刘卓泉)
- 084 能把艺术家内心激活的策展人 (王广义、张晓刚、隋建国、王友身)
- 114 他不是小智慧 (张培力)
- 125 一个敞亮、率真的人 (石冲、尚扬)
- 135 对自己不放松、不怜悯 (冯峰)
- 148 一个谈话的对手 (徐坦)
- 164 没有文献价值的当代艺术就等于没有“史” (王川)
- 181 一个知识分子型的学者和策展人 (曾浩)
- 188 我做,是因为我可以批评它 (汪建伟)
- 205 魅力来自学术态度 (刘建华)
- 214 两面性:幽默和严谨 (关伟)
- 228 一个不喜欢赶时髦的人 (展望)
- 242 一个不可能再遇到的人 (向京、姜杰)
- 263 认可度与准确性 (朱加)
- 274 OCAT 是当代艺术真正的领头羊 (周力)

- 276 个展中的“策展人”做什么？(王功新、林天苗)
- 288 最可贵的是独立性(曾力)
- 298 中国的当代艺术中心最好的一个范本(谷文达)
- 310 “天鹅伯伯”(秦晋)
- 323 一面有着老灵魂的镜子(张春暘)
- 335 历史是什么？(卢昊)
- 344 一个机构的 connect (链接) 功能(黄小鹏)
- 351 “什么是真实”(爱德文·斯瓦克曼)
- 358 一颗点亮自己的星星(徐震)

# 温笃勇毅

受访人：尚扬

采访人：方立华

时间：2018年7月29日 地点：北京

方立华：您和黄老师早期在武汉的时候应该就已经有很多交往了吧？我听白老师提起1987年他们结婚的时候，邀请了少数几位朋友一起吃饭，其中一位就是您，不知道您还有没有印象？想请您回忆过去的这段历史，有哪些是您印象比较深的事情？也许可以先以时间为线索，从你们最早怎么认识开始谈起。

尚扬：黄专是一位留下了很深痕迹的人。我心目中的黄专，想来就四个字：温、笃、勇、毅。说到“勇”和“毅”，黄专并没有那种让人觉得有惊天动地的刚强表现，或者是一些特别勇敢的行为，我说的“勇毅”，是指在他的一生中，特别是他生命的后十几年所表现出来的勇毅，我想没有人能够像他那样担当得起这两个字。如果说老天爷是那么不公平地剥夺了一个人的时间，但却被黄专夺回了，他用了一般人难以到达的勇敢和毅力夺回这些时间。面对这样的事实，我就在想，如果是同样的经历，我能做到吗？我想我不能做得像他这么好。这不仅与他的性格、学识和教养有关，也与他的出身和家族遗传有关。

黄专生长在武汉，祖籍是湖南，我想这种血脉会深刻地影响一个人。武汉除了那些市井之徒以外，其实有很多武汉人都有任侠尚义的一面，黄专身上就有这样的气质，同时，作为知识分子家庭成长起来的一个孩子，又知书达礼。应该说在他生病后这阶段的生涯里，可以完整地见证他这个人的勇敢和毅力。他对人对事温厚和笃定，他身上既

有儒家的东西，也有一些属于血脉里的坚毅和勇敢。所以我觉得这四个字放在黄专身上是比较恰当的，这使他能够从艰难和痛苦中站起来，并且比他原来的状态做得更好。

在武汉我也去过他妈妈的家里。在我和黄专交谈的时候，从他身上可以看到他妈妈的影子。他妈妈是一位很有教养的老知识分子，很谦和，但看得出又是一个有骨气的人。黄专可能家教甚严，应该说在他走上学术这条路的时候，这些早已在他心里面成为既定的东西。

在纪念黄专的文章里面，严善錞那篇文章写得好，让我深深感动。当然，这也是因为他们俩交往非常深的缘故。可以说善錞是黄专的知己，是至交。邵宏给善錞取过一个外号叫“严糊”，黄专他们几个都喜欢叫他“严糊”，因为“糊”在湖北话里就是糊里糊涂的意思，但是“糊”又表达了对一个人的喜欢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人不太懂得很多人情世故，大智若愚，严善錞就是这样一个人。善錞在那篇文章里谈到了黄专的为人，更谈到了黄专在学术上及自己作为人的一种非常高的道德标准、要求和持守。文章写得很忧伤，读的时候我就想起当年我在湖北美术学院（现湖北画院）院内的路上经常会看到他们俩的身影，他们在一起就像一对异姓的兄弟，而且在武汉就建立的这种友谊他们一直保持着。

黄专不只是一个懂得修身的人，而且将其转化成一种社会关怀。这件事情说起来是 OCAT 找到了他，也是黄专找到了 OCAT，这两者的合作使中国有了一个很重要的学术平台，而且这个学术平台有了很重要的推动者和守护人。其实那个时候并没有人做那么清晰的事情，但是黄专把 OCAT 做起来了。在中国现当代艺术的进程里，可以说 OCAT 在学术上是做得最好的艺术机构，而且一直到今天还这么努力。我后来就想，如果黄专不是在这个平台，他将做什么？因为他很早就开始提问：谁来赞助艺



1996年，美国古根海姆博物馆策划人朱莉（Julie Brown）和凯伦（Karen Smith）在黄专带领下访问尚扬工作室（图片由尚扬提供）

术？谁来写这段历史？他认为最重要的是从社会里构建一种他所需要的模式，一种模型，而且要把这种模式坚持下去，我认为黄专所做的 OCAT 模式是一个很好的范本。这个“范本”恰好是产生和进行在中国当代艺术最需要的时期，这就使得当代艺术更加深化和与社会连接得更加紧密。其实在那个时候他已经经历过一场极其严重的病了，所以说黄专是在用生命做这件事情。

2004年，OCAT 在北京国际俱乐部召开新闻发布会，我和石冲也去了。当时黄专大病初愈，弄了这么大一个活动，我很感动。所以我和石冲一直等到新闻发布会结束后才与他见面，我们劝黄专要以自己的身体为重，他说：“谢谢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现在很好了！”他紧接着跟我讲：“我希望到时候在 OCAT 能够给你和石冲做双个展。”我和石冲当时就谢绝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不希望黄专为我们操这个心，同时我也觉得 OCAT 还需要很多时间来运作。黄专是一个重感情的人，但是我们希望他好，希望他在这个时候少做一些事情，让身体好好恢复。但是从北京新闻发布会以后，黄专在 OCAT 就一件一件地做下去，而且越做越好，越做越大，越做越系统化，我刚才说的这个“模型”也越来越成型，所以在中国的艺术进程里，有了一个可以参照的“OCAT 模式”。

我很羡慕黄专跟他同龄人之间的关系，他们的交往没有代沟。他对我始终是尊



1996年，在北京首都师范大学“首届当代艺术学术邀请展”展厅外合影，左起：梁绍辉、尚予、周琼、祝斌、王广义、尚扬、徐爱国、傅庸峰（图片由尚扬提供）

敬的，因为我和他的年龄稍微有一些差距，当然，我内心对黄专也是尊敬的，但是我们没有形成像他和善淳那样的交往。黄专对我的尊敬总是表现在对我的关心，比如1993年我到广州不久，在杨小彦的邀请下，黄专参与改版《画廊》杂志，杂志的主编是杨小彦，装帧设计是白榆。他们在1994年改版第一期的时候就跟我谈要给我做《艺术家工作室报告》的栏目专题。当时由小彦来对我进行访谈，这个访谈后来发表在《画廊》杂志上。从那时候开始，《艺术家工作室报告》栏目一直坚持做，成为当时中国艺术传播中个案研究的先导。当时我还没有自己的工作室，在华南师范大学我住所楼下刚好有一套空房子，学校就把它暂时给了我当工作室，小彦和黄专就是到那里进行了访谈。

**方立华：**当时杨老师给您做访谈的时候，黄老师也在场吗？

**尚扬：**他一直在场，还有赵克标（《画廊》杂志副主编）。1996年黄专策划了“首届当代艺术学术邀请展”，展览的规模很大，他把当时中国最重要的艺术家都组织在一块，也联络了一些重要的批评家参与展览，本来计划于1996年12月30日下午在中国美术馆布展完后，第二天1997年元旦开幕，但是后来没让开幕。下午五点多钟等所有艺术家到场把所有的作品挂上墙之后，这时文化部的人突然来了，说展览必须被叫停不能对外展出……我想这对黄专的打击非常大。这个展览的投资人是香港中国油画廊的杨洁圣先生。



1996年12月30日，“首届当代艺术学术邀请展”布展完成后，在中国美术馆合影，左起：徐爱国、祝斌、尚扬、石冲、傅中望（图片由尚扬提供）

方立华：杨先生为什么会找到黄老师并资助这样一个学术项目，您了解其中的缘由和背景吗？

尚扬：具体过程石冲应该了解。杨洁圣之前就和黄专有一段时间的接触，他想借助黄专在学术上的号召力，所以投资了这个项目。但是杨洁圣可能跟一个原来在东方油画艺术厅，后来依托文化部的艺术公司的商人有些矛盾，这个商人人品有些问题，因此他们在商业上发生过一些纠纷。当邀请展即将开幕之际，就发生文化部来人不让开幕的事，所以大家都很气愤。

我记得从中国美术馆出来的时候已经是傍晚，当时的北京城大雪纷飞，风很大，中国美术馆门前的马路雪堆得很厚，一下子就结了冰。我们就在美术馆对面的一个小餐馆吃饭，当时有杨小彦、邓箭今、杨国辛、满开慧、石磊、祝斌、殷双喜、杨洁圣、我和尚予等，吃完饭大家互相鼓劲迎接新的一年。当天意大利大使馆文化处的汤荻向我们发出邀请，希望去外交公寓聚会迎新年，我们嫌远没有去，吃完饭大家就回宾馆去了。御园宾馆是在中国美术馆往西走的一个酒店，所有艺术家、批评家都住在那里，当天晚上举行晚会和颁奖，大家还是狂欢，只为驱散不愉快的情绪。

第二天早上，黄专把我拉出来，对我说：“尚老师，你跟我走。”我问：“去哪儿？”他说：“跟我走。”我们从酒店出来往美术馆方向走，沙滩那里有一个文物出版社的



1996年12月31日，“首届当代艺术学术邀请展”拟于第二天开幕前的合影，左起：小魏、杨国辛、祝斌、杨小彦、杨洁圣、殷双喜、尚予、尚扬、石磊、邓箭今（满开慧拍摄，图片由尚扬提供）

门市部，就在红楼那儿。他走进去以后就问有没有奖状卖，正好有。我问：“你要奖状干吗？”他说：“他们漏掉了给你的一个‘贡献奖’的奖状。”我说：“黄专，不必，不必！”他说：“不行，这个要按程序来！”所以他坚持买了奖状，然后就在那里端端正正写上了我的名字，合上很郑重地递给我。我当时觉得黄专做事太认真！其实我也知道，这个奖是黄专和其他批评家评委对我的情谊。

**方立华：**所以您最早跟黄老师认识是在湖北美术学院吗？您当时已经在那里当老师了？

**尚扬：**对。我是1981年留校当老师的，黄专是1982年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被分配到郟阳师专，他当时想考阮璞先生的研究生，来过学校，我也见过，在考前我们有过一些接触。他是在1985年考取的，1988年毕业留校。我知道阮先生非常肯定他，因为阮先生不轻易表扬一个人，但他只要说这个人不错，那么这个人首先是人品很不错。黄专的为人实在，他从来不把学问放在嘴上炫耀，更不以不实在的东西作为真实去表述，所以黄专在做学问上是得到阮先生首肯的。阮先生对学生的爱，就体现在他偶尔在有些场合的评价。因为我跟阮先生都是学校学术委员会的委员，我记得很清楚，

当时在一次开会时他谈到黄专，他说：“这个学生不错！”阮先生若说不错其实就是从学问、人品方面综合起来肯定的。

黄专跟朋友的交往，我认为他一是讲性情，二是讲信任。对于感情的投出和收获，黄专更讲究的是投出和给予——你只要给他的，他一定是要奉还的。比如说，当大家得知他生病都很难过，都了解治疗需要很大的经济支撑，也都知道他没有什么积蓄，那时候大家就尽自己的能力在经济上给予他帮助。但是据我所知，他后来全都一一归还，而且给每个人写了封很诚挚的信。实际上退款让朋友们都很难过，但是他觉得这是一定要做的，他的毋庸置疑也使你不用多说，只能是这样子，在收授方面，他是少收多授。在他与病魔抗争的时候，也从来没有中断过他的学术工作。我们偶尔见面时提醒他一下，他一笑置之，从来都是这样，总是把话题引开，不让你有过多的关切，他不希望自己的事情冲淡彼此之间的学术话语。

**方立华：**您曾经在湖北人民出版社当美术编辑，这段经历也让你们的交往多了另一层交集，因为您和白老师的父亲是同事。不知道当时您对黄老师是否已经有所了解？刚才您对于黄老师的评价，其实是基于过去他所做的很多具体的事情建立起来的，所以还想请您再回忆一下那段时间你们的交往并展开谈谈，比如在武汉期间你们似乎还组织过一个“沙龙”，经常会有一大帮来自艺术、哲学和文学领域的朋友聚集在一起讨论，能否谈谈当时的情境？

**尚扬：**说起我和黄专的交往还多了这一层关系，因为他的岳父是我的同事。1965年我毕业后就到了湖北人民出版社，记得是8月去的，9月底就被派到湖北恩施大山里参加农村社教工作队，也就是搞“四清”运动，实际上是“文革”的先导，所以那个时候全国各地的农村都在搞“四清”，清理阶级队伍，就是为了防止中国“变色”（变成修正主义）。

我们出版社 30 多个干部参加恩施“四清”工作分团，其中就有黄专的岳父白纯熙和我。在大山里的那一年，工作、生活异常艰苦，原来说要在那里待三年的，后来一年就回来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 1966 年 5 月以后“文化大革命”已经在全国展开。当我们回到出版社的时候，社会上满大街逼着剪长头发、剪喇叭裤、破“四旧”以及抄家这些运动也都过去了。当时中国整个社会处在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动荡之中，湖北人民出版社当然也不例外。后来出版社内部也分成了两派组织，我们美术组的人自然地组合在一起，成立了一个组织，名叫“长缨”。他的岳父白纯熙是一位老知识分子，湖北省著名漫画家，因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常在《湖北日报》《长江日报》发表漫画而出名。但是在那个极“左”的政治时期，他的岳父因为发表漫画针砭时弊，批评一些社会不良风气，在出版社一直是一个被认为有问题的人。“文革”开始后，他的岳父自然成为目标之一。我们美术组在“文革”中是批判“三名三高”的重点，所以大家就自然站到一起。1967 年冬天，我被调去武昌农讲所创作历史画，就脱离了出版社那段时期的政治运动。

1979 年秋，我考取湖北艺术学院（现湖北美术学院）美术系研究生，离开了出版社。由于这是中国刚刚开放高校招生的两年，所以在那一年进入武汉高校的研究生中形成了一个涵盖不同学科、规模不小的学术圈子。这个圈子是以哲学家张志扬和萌萌（鲁萌）为核心的一群人，里边有哲学家邓晓芒、陈家琪、朱正琳、黄克剑，还有文学家易中天、余虹及经济学家肖帆，再就是我们美术学院的这些人。黄专后来到湖北美院（湖北美术学院）读研究生，在 1985 年以后他们就成了经常活动的这一帮人，因为他和彭德、祝斌、严善錞的关系都很好，所以后来在一起活动的时间就很多。到了 1987 年，任戡和舒群调进武大（武汉大学）建筑系，1988 年王广义调进湖北轻工学院。1988 年黄永砷联系调往湖北省美术院，院里已同意，但他夫人沈远无法安排，我去找赵冰，当时赵冰是武大建筑系系主任，但赵冰因为在武大建筑系引进了两位搞绘画的艺术家，学校意见很大，

所以沈远的工作问题没能解决。后来黄永砣收到法国“大地魔术师”展的邀请，他们到了巴黎就没再说这件事情了。

那时武汉的学术氛围非常好，大家经常聚在一块活动。1988年秋，为了表达对湖北这一群学术圈朋友们友情的谢意，广义、任戩和舒群要请朋友们吃饭，那在哪儿请客呢？当时大家说不要去餐馆，因为考虑到三人没钱，所以决定就在彭德家里。他们三人去买菜回来自己做。当时去了好多人，除了彭德，有张志扬、陈嘉琪、萌萌、黄专、严善錞、肖帆、魏光庆、祝斌、鲁虹和我，将彭德在湖北文联的家挤得满满的。那天聚会散场时，大家不忍离开，余兴未了，希望将这个活动固定下来。后来也不知道是谁取了个名字，叫“沙龙49”，实际上也就只有那么一次。

黄专其实是一个喜欢开玩笑的人，当然他开玩笑的对象主要是善錞和祝斌这几个人，因为他们的年龄相当。黄专总是很尊敬我，也许是因为我与他岳父是同事，属于老一辈的缘故。

方立华：当时的“沙龙”具体讨论了什么问题吗？

尚扬：瞎说八道。

方立华：能想起一些“段子”之类的吗？

尚扬：所谓的“段子”就是我讲笑话，每次聚会都是我讲笑话，再就是我唱《信天游》的民歌，最后总是有人感动，泪下四行。那个时候的聚会当然也谈哲学，主要是张志扬、陈嘉琪和朱正琳、萌萌这些人谈。黄专其实较少与这些朋友聚会，他更多的是和几位年纪相当的人聚在一起，如严善錞、祝斌、鲁虹等人，随性而轻松，但往往也见到他们因一些学术问题而争得面红耳赤。这样的時候，黄专也不希望成为一个中心。



1991年，黄专离开武汉前聚会合影，前排左起：彭德、刘子健、祝斌、鲁虹。后排左起：王广义、张志扬、李松、曾春华、皮道坚、魏光庆、萌萌、黄专、尚扬、李邦耀（图片由尚扬提供）

1991年黄专调往广美（广州美术学院），算起来，从1985年到1991年，黄专与武汉学术界的朋友们交往只有六年时间，但那是中国知识界最为活跃的时期，朋友们志同道合，因此感情很深。所以黄专要去广州，大家很是难舍，尽管大家都很穷，但还是凑了些钱包了一个餐馆为他送行，那是很热闹的一次聚会。那天方少华喝了19瓶啤酒，张志扬喝了13瓶，我因为不喜欢喝啤酒，所以一直喝白酒。那天的照片到现在还保留着。不久以后我们也陆续去了广州。

**方立华：**您当时在出版社工作的时候是否已经听说过黄老师？

**尚扬：**是后来到了湖北美院的时候才知道的。

**方立华：**所以是等到黄老师考入湖北美院师从阮先生的时候你们才认识的？是在1985年？

**尚扬：**稍早一点。

**方立华：**您在湖北美院教书开设的课程是油画对吗？黄老师有去上过您的课吗？

**尚扬：**是油画，黄专没有去过画室。我研究生毕业以后教的第一届是方少华他们，1983年第二届进校，是石冲他们，与黄专同一届的油画研究生是王晓东、黄建军、张



1991年，在武汉的朋友们为黄专调赴广州的晚宴后合影，左起：魏光庆、黄专、尚扬（图片由尚扬提供）

佰超、曾剑雄，我和我的导师一起带他们四个人。他们那一届还有国画研究生王豫湘，后来去了广东教育学院，他跟黄专的关系还不错。黄专经常跟我教的这些学生交往，一般他不去别的课室，黄专不是那种随便瞎串的人。

**方立华：**黄老师结婚的时候请的研究生同学一起吃饭，就是这四位油画研究生吗？

**尚扬：**还有国画系的研究生。1989 我被解职，感到一种解脱后的轻松，但朋友和学生们却给予了我更多的关心。1990 年夏天，在武汉城市建筑学院工作的黄建军，把我接到城建学院住了两天，黄专一直陪着。

**方立华：**当时有没有具体讨论过您在艺术创作方面的问题呢？

**尚扬：**没有。但是 1991 年他去广州不久以后还专门写了一封信给我，跟我交流的是关于我那时刚刚发表的作品《大风景》的一些想法，我很高兴，因为黄专比较少跟我交流创作上的问题。后来我也给他回了信，我比较赞同他的看法，我认为他提出的问题大体是对的，但是对一些问题我也做出了不同的回应。可惜这封信现在找不到了。

**方立华：**也就是说黄老师在去广州之后，他还是挺关注您的艺术创作的，他在武汉期间会经常去工作室看您的作品吗？